

Ecological Migrants

An Ethnograph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生态移民

来自青藏高原的民族志报告

冯雪红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方民族大学文库

书出版幸承2013—2014年度国家民委领军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及可持
生策略研究”和“北方民族大学·‘十三五’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学科经费的资助

Ecological Migrants

An Ethnograph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生态移民

来自青藏高原的民族志报告

冯雪红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 世纪下半叶, 国际社会相继出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及实施兴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发展于 21 世纪初。生态移民是新时期我国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探索保护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本书即在此背景下围绕甘青牧区藏族生态移民进行的系列研究和成果积累。

本书分为“理论与田野”“回顾与展望”“解读与评论”三个板块, 突出一个主题——藏族生态移民后续产业民族志。在爬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初步探讨了藏族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入、生态移民的“边缘人”处境; 延伸探讨了生态场域、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 等等, 最终聚焦和服务于青海和日村藏族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个案研究。

本书对民族学、人类学、生态移民领域研究者, 以及博士生、硕士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移民: 来自青藏高原的民族志报告/冯雪红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03-055918-0

I.①生… II.①冯… III.①青藏高原-藏族-移民-研究 IV.①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8642号

责任编辑: 付 艳 苏利德 王丽娟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整体设计: 铭轩堂

编辑部电话: 010-64033934

E-mail: edu_psy@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1/4

字数: 205 000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理论与田野

藏族苯教文化中的冈底斯神山解读	2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系统 ——关于藏族的山地民族学分析	12
甘南牧区藏族生态移民社会融入问题解析	25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移民问题反思	34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边缘人”处境	44
“生态场域”的范畴内涵与学术意义	54
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70
畜牧业的式微与石刻业的兴盛 ——青海和日村藏族生态移民后续产业民族志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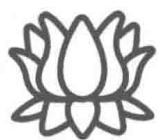


回顾与展望

生态移民研究与反思	104
藏族生态移民研究回顾与展望	121
藏族石刻文化研究述评	134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现状与走向述评	149
2002—2012 年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162

解读与评论

首次提出“三江源生态移民飞地”的一部专著 ——《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评介	178
探讨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部力作 ——《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评介	185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 ——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191
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阿部正雄《佛教》解读	200
后记	206



理论与田野

藏族苯教文化中的冈底斯神山解读^①

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神山、圣水情结在藏族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冈底斯山即是其一。千百年来，冈底斯山以其神秘、虚幻的自然魅力和悠久的历史与宗教感召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朝圣者。

一、藏族崇拜冈底斯山的苯教理论支撑

苯教起源于青藏高原的阿里地区，后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播到卫藏地区乃至勃律一带，成为藏族原始社会的精神支柱，是藏族远古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西藏王统记》载：“苯教史称：苯教盛于聂赤赞普，衰于至共赞普。又盛于布德贡杰，衰于赤松德赞三期。后有苯教大师聂钦·里学噶热自康地复燃苯教余烬，重入藏卫，开掘苯教所有密藏，建立日幸、大定、格定、安察喀、桑日、约塘等苯教寺院，大兴苯教云。苯亦分初兴，中兴，后兴三期。”^②《西藏王臣记》也记述：“嘉赤的父亲在位时，相熊及住侠两地已有‘辛’族的‘杜苯’，到嘉赤王在位的时候，修建了青哇达哲宫。再仲王和德乌两王朝的时候，有了‘朗本辛波伽’的‘天苯教’。”^③

① 本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③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苯教教法仪轨归纳为九乘，即“恰辛”“囊辛”“楚辛”“什辛”四因乘和“居士”“阿噶”“仙人”“耶辛”四果乘，以及无上乘，内容十分广泛，“无论婚嫁丧葬，还是传宗接代、延寿增福、求逐福运、避灾免祸、驱除恶魔、疗疾除病、求神打卦等都有完整而系统的仪式”^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苯教逐渐由崇拜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湖海、禽兽等自然物以期“下镇鬼怪，上祀天神，中兴人宅”^②的泛神论原始信仰，演变为较为理论化和哲学化的宗教，经历了“笃苯”“恰苯”“觉苯”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苯教作为古老的信仰，在佛教取得主导地位以后，仍然沉淀在整个藏族文化之中，相当多的苯教内容被藏传佛教吸收。

苯教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即天、地、地下。天上的神叫作“赞”，地上的神称为“年”，地下的神称为“龙”。苯教的宇宙观，把整个宇宙结构分为神界、年界、龙界三层。神界又可分为十三层，每一层都居住着不同种类和层次的神灵，他们靠天梯（木神之绳）下凡和升天，七赤天王正是从天界下凡来救度人类的。“以上诸王具有发光的天绳，当儿子能够骑马时，父王就用发光的天绳返回天空，犹如彩虹一样消失，不留遗骸在人间。”^③因此，人们称它们为“七赤天王”。只是因为七赤天王之后的止贡赞普因与洛昂交手，误断天梯而未能升天，这才开始了吐蕃赞普尸留人间的历史。不同的神灵按照其性质和类别居住在神界不同的空间或层次中，神山则把神界和年界、人间联结在了一起，是天地的汇合点。

年界为世界的第二层，众多属于“年”的神灵居住、游荡在山川沟壑、石缝、森林中。这些神灵与藏族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藏族精神世界中有较高地位，祭祀、供奉它们便成为当地群众日常的活动。“按照年神的分类，可分为黑年神和白年神两大类，这种划分显然是一种后期社会的需要，将居于天者称为白，居于地者称为黑，于是有了日、月、星、云、虹等白年神和山、崖岩、林、海、水等黑年神，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自

①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6页。

②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③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然崇拜物。”^①凡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神灵，稍有不慎就会触怒神灵而招致灾祸、疾病。“在藏族人民的印象中，年神比任何一种神更容易触怒。凡是经高山雪岭、悬崖绝壁、原始森林之类的地方，都必须处处小心，最好不要高声喧哗、大吵大闹；否则触怒了年神，立刻就会招来狂风怒卷、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泛滥成灾，若是冬天，就会风雪弥漫，铺天盖地。因此，年神（即山神）被人们称为最灵验的神，同时，年神经常以骑马的猎人之形象巡游在高山峡谷之中，人们很容易面对面碰到它们。一旦触犯年神，轻者患病，重者死亡。”^②这种神性积淀在与特殊环境朝夕相伴的藏族先民心中，演变成一种文化、宗教力量：自然界中的事物都有灵魂，能够思维，也有喜怒哀乐等情感，并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对神的敬畏就意味着对自然界的敬畏与爱护。藏族的神山崇拜把自然之山，以及与之相关的江河湖泊、森林、虫鱼鸟兽等自然物都纳入具有神性的行列加以崇拜，实际上把自然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把自然看成超越卑微、净化心灵，获得生存灵感的源泉，并通过神话、宗教的形式将其保留在藏族文化中传承、延续至今。

基于这样的背景，在众多的雪山中，藏族对冈底斯山的信仰和崇拜则是亘古及今独一无二的。冈底斯山既是现实之山，又是信仰之山、灵魂之山、精神之山，在藏族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凝固成了千百年来不变的情结和深厚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藏族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二、冈底斯神山与苯教

冈底斯山位于西藏阿里地区。阿里在9世纪时被称为“象雄”“羊同”，意为“大鹏之地”，吐蕃王朝崩溃后，其王室后裔来此扎根后又称阿里，意为“属地、领地”。在阿里地区，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后形成象雄十八部。强大的象雄阿尔巴之王雄踞于此，政治中心就在冈仁波齐西面的琼隆银城。《通典·大羊同》记载：“大羊同东接

①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② 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4页。



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象雄地域辽阔，最西是大小勃律、拉达克（克什米尔一带），包括今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新疆和田一带，以及印度、尼泊尔北部的一些地方，东面和孙波、吐蕃相接。

约公元前5世纪，象雄王子辛饶米沃且在原始苯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雍仲苯教，苯教文化由此传遍整个青藏高原乃至周边地区，因此，象雄是苯教的发源地，苯教徒称其为“魏摩隆仁”^①。关于“魏摩隆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苯教自波斯魏摩隆仁传及印度、藏地、象雄和汉地，藏文典籍《语言释》《都本》《日灯》等持此说；另一种认为苯教产生于古代的象雄地方，《西藏王统记》说：“王臣二人之时，已传入雍仲苯教。教主辛饶本名弥沃，生于大食之韦莫隆仁。苯教之经如‘康钦波吉’八大部等皆传译自象雄地方，于是大为兴盛。”^②班钦·索南查巴著《新红史》在谈到苯教产生之地域时也认为“其时，生于边地大食地区之辛饶大师，他自象雄地区译得苯教（经典）并加以弘传”^③。

笔者认为冈底斯山地区是苯教的中心，魏摩隆仁就是象雄，此与藏族文化中的神山崇拜和情结，以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对冈仁波齐浓厚的崇拜相吻合。关于“魏摩隆仁”，传统解释是：魏（ol）代表尚未诞生的意思，摩（mo）有永不衰败的意思，隆（lung）表示苯教创始人辛饶米沃且的授记，仁（ring）表示辛饶米沃且永恒的慈悲。合起来的词义为“魏摩地区长长的河谷”^④。

苯教对魏摩隆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位于世界的西部，它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它又不会消亡，因为最后当这个世界毁灭于火的时候，它将升到天上，和天国里的另一个苯教圣地合而为一，被称为什巴叶桑。魏摩隆仁占据了世界的1/3，形状如同八瓣莲花，与此对应的天空也呈带有八个轮柄的轮形，九层仲山耸立在它的中央俯瞰着大地，山前是玛帕木湖，周围有醉香山。四条河流从山脚下分别向四个方向流去。成百座庙宇、城市

① “魏摩隆仁”，苯教学界用法，一些文献中也写作“韦莫隆仁”。

②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③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④ 参见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4页。



和园林都在山的附近。山的东面是香波拉孜庙；南面是巴波索杰宫，是辛饶米沃且的降生地；西面是赤曼杰谢宫，是辛饶米沃且妻子恢萨杰谢玛居住的地方；北面是孔玛乃乌穷宫，辛饶米沃且的另一个妻子波萨莫姆居住在那里。九层雍仲山和四面宫，形成魏摩隆仁的中心，环绕这个中心的是十二座城市，其中四个城市是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两边城市叫作嘉纳俄玛（汉地竹林之意）。整个魏摩隆仁被海洋环绕着，海洋之外又被陡峭的雪山环绕。要经过由辛饶米沃且开辟的“箭道”才能自由进入魏摩隆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象雄及冈底斯山脉，可知以下几点：首先，阿里是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汇聚的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雪山环绕，素有“世界屋脊之屋脊”“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称号，而且地处中亚和欧洲的第二条丝绸之路边缘，也叫“麝香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也是古老象雄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分布地区。其次，冈底斯山脉属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系，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属褶皱山，为藏北与藏南、藏东南的分界线，也是西藏内、外流水系的天然分水岭。从东经 80° 开始，向东南延伸至 $84^{\circ}\sim 85^{\circ}$ 转为东西向，在东经 90° 一带与念青唐古拉山相连，东南延伸与横断山脉伯舒拉岭相接，西到阿里地区狮泉河，南接雅鲁及雅鲁藏布江谷地。冈底斯山脉东西长约1400公里^①，南北平均宽约80公里，平均海拔5800~6000米，山形错综复杂。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圣湖玛旁雍错（玛法木错）以北，海拔6656米。“冈”藏语意为“雪”，“底斯”是梵语“雪山”之意。而冈仁波齐，藏语意为“神灵之山、雪山之宝贝”。冈仁波齐峰山形秀美，峰体呈圆冠金字塔状，峰顶终年积雪，腰部是暗红色层级平台，由第三纪质地坚硬的砂岩和砾岩等水平纹岩层组成，从而呈现金字塔式阶梯。整个山体雄浑刚毅，气势恢宏，色彩黑白分明又高度和谐统一，充分体现了大自然造化的神奇，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冈底斯山是雅鲁藏布江、恒河与印度河的发源地，阿里地区的四条大河马泉河、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从冈仁波齐四方流下：北坡流

① 1公里=1千米。



出的狮泉河（森格藏布），是印度河的正源；南坡流出的象泉河（朗钦藏布），是印度河河源；东坡流出的马泉河（达却藏布），即雅鲁藏布江（流入东印度后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南坡流出的孔雀河（马甲藏布），则是恒河支流哥格拉河的上游。它们最终汇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距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城 35 公里、位于冈仁波齐峰和纳木那尼峰之间的圣湖玛旁雍错是世界最高的淡水湖，面积为 330 平方公里^①，湖面海拔为 4400 米，最深约 81 米，是藏区三大“圣湖”之一。湖水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碧透清澈，在藏族群众的心目中，该湖水能洗涤人们心灵上的贪、嗔、痴、怠、嫉“五毒”，同样也是藏族群众朝圣膜拜的对象。因此，玛旁雍错以其神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冈底斯山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周围其他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神山·圣湖”这种藏族神秘的文化现象。

此外，苯教徒还认为天像一顶八幅伞盖，地像一朵开放的八瓣莲花，九级雍仲山（即冈仁波齐）就像撑伞的把柄和莲花的根茎，它处于世界的中心，是诸天神的住锡地，是天神下凡和升天的天梯，故具有联结天地的绳索功能。《瞻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朵堆》《赛米》等重要文献都详细叙述了苯教始祖辛饶米沃且诞生在象雄王室及其父王杰本托噶和尧希杰协玛喜得贵子的情景，以及辛饶米沃且历经艰辛传道授业的功绩。显然，辛饶米沃且诞生在象雄，他创立的雍仲苯教也同样产生于象雄，还有 360 个苯教的神灵也住在此山。“冈底斯山如同一把八幅阳伞而矗立在苍穹之下、如同八瓣莲花一般拔地而起，酷似一张铺开的地毯。它是世界的地肚脐南瞻部洲中心，是天神南期贡杰合成世界药的居住地。冈底斯山又叫苯日山（苯教之山）、象雄苯日山（象雄苯教山）、拉日山（灵魂山）、拉日江噶（灵魂大雪山）、冈底斯山和灵魂山。象雄的灵魂山也是登天或下界的天梯。因此，落在它身上的任务就如同把天地联系起来的攀天光绳（天梯）的作用一样，辛饶米沃且的幻体也落到了该山上。格阔一类神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宫殿，据说，也是由《莲花生遗教》传播的一种

① 1 平方公里 = 1 平方千米。



传说认为，共有三百六十种宫殿，把冈底斯山解释成一年三百六十天围绕着它转动的十进制轴心的作法也是很明显的。大家认为大山是一座水晶石坛城或各族天神都居住在那里的大宫殿。”^①“西藏西南部的冈底斯山也是西藏最著名的神山之一，是西藏和印度的香客朝拜的圣山。当然不只是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徒崇拜冈底斯雪山，就是苯教徒也虔诚地崇拜这座神山及其毗连的两个湖泊：玛法木错和兰戛错。苯教徒在绕山围湖转经时按逆时针方向转行，这与佛教徒的转经方向恰好相反。藏文文献记载说冈底斯大赞神的居地就是冈底斯雪山；《冈底斯山志》写道在冈底斯山山顶神灵统治二十八宿，这些神灵都是莲花生大师收服的，他们皆立誓护法，另外一则古代传说也说冈底斯雪山是佛教传入西藏前西藏土著十三神的居地。十三神也作王之十三神。藏文文献通常称作十三念神。”^②史料记载，神话传说与冈底斯山的历史地理是吻合的，由此可以看出，魏摩隆仁就是象雄，苯教起源于该地区，而冈底斯神山则是魏摩隆仁的中心、苯教的圣地。

三、冈底斯神山的文化辐射

很久以来，冈底斯山就被尊为神山之王，被耆那教、印度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苯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而受到顶礼膜拜。虽然“他们所持的信仰各不相同，所信奉的神灵也不一样，但他们基于的客体却是同一座山，这就使冈仁波齐具有多种宗教叠加的神圣，使其放射出五光十色各种信仰的光辉、光环、光晕，使这座山成为万神殿，成为各种神相居一起的东方的奥林匹斯山”^③。

耆那教把冈仁波齐视为一座灵性的圣山“阿什塔婆达”，意为最高之山。耆那教是一个以慈悲为宗旨的宗教，产生年代早于佛教，崇尚裸体修

① (意)图齐著，金文昌译：《西藏的苯教》，《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四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0-151页。

② (奥)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③ 阎振中：《大迁徙与精神回归——冈仁波齐神山朝拜的深层意识》(上)，《西藏民俗》1994年第2期，第12-16页。



行，教义中的许多内容都与佛教有着密切联系，主张世界是苦海，人应该远离苦海成佛。在佛教产生之前耆那教已出现祖师，第一位祖师“曲却”曾在冈仁波齐苦修，严守戒律，后在冈仁波齐之前的“桑结许赤”成佛。耆那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获得解脱的圣地，至今仍陆续有耆那教信徒将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作为最神圣的神山和圣湖来朝拜，耆那教信徒坚定地认为朝拜神山和圣湖不仅可以使今生平安如意，而且可以为来世的解脱广结善缘。

在佛教描述中，冈仁波齐是由金、银、琉璃和玻璃四宝构成，由七金山、七香海及十二部洲所围成的“须弥山”，象征着整个佛教宇宙的中心。秉承印度佛教传统的藏传佛教同样认为它是密宗胜乐之无量宫，其周围的群山河流均为胜乐宫的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奥的宗教含义。同时，冈仁波齐又是众多佛、菩萨和高僧大德所加持和修行的圣地。据传，释迦牟尼佛在转法轮时塑三尊佛像，分别供奉于神界、龙界和人间。罗刹王贡布崩用神变迎请人间的释尊佛像供奉，但没有供奉此佛的特殊坐床，于是想用神变背回冈仁波齐。这时释迦牟尼及五百罗汉立刻飞往冈仁波齐，在其南面的“五百罗汉聚盆”，又叫“上坛城”的岩石上留下脚印，同时在神山四角各留一脚印，称为“底斯不动地钉”，这样罗刹王就无法背走冈仁波齐，如今在冈仁波齐背后可看到清晰的“绳印”及四周释尊的“脚印”。8世纪，赤德祖赞赞普时，印度著名佛教大师桑结桑巴曾到冈仁波齐修行。相传还发生过噶举派大师米拉日巴尊者在神山修行时同苯教徒纳若奔琼斗法取胜的著名事件。“此外，这里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冈底斯雪山的传说，有人将传说搜集起来。传说里把冈底斯雪山看作是天地间的须弥山——北印度佛教星占家眼中的世界中心山脉。最近，霍夫曼对一则很著名的传说进行了研究，这则传说里讲到冈底斯雪山上一道深深的沟壑的形成是因为米拉日巴和苯教巫师那若本群斗法，巫师战败后坠入山谷砸出来的；或者说沟壑是米拉大师的脚印，是大师施法于岩石的缘故。”^⑧这又为冈底斯神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增加了神圣感。在米拉日巴之后，噶举派历代高僧先后到冈底斯山修行。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止贡噶举派曾派遣大批弟子去冈底斯山修静，郭仓瓦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冈底斯山苦修多年，并开



辟了冈底斯山的转山路。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佛教信徒不远千里，历尽辛苦来到这里，沿途磕头祈祷，绕山拜罢之后，才算功德圆满，了却了夙愿，每逢藏历马年，转山的朝圣者最多。据说佛祖释迦牟尼的生肖属马，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 13 圈，且最为灵验和积长功德。转山道分两条：外线是以冈底斯山为核心的大环山线路，内线是以冈底斯山南侧的因揭陀山为核心的小环山线路。外线总长 32 千米，徒步需 3 天，磕头朝拜则需 15 ~ 20 天。转山一般都是在转足 13 圈外线之后再转内线。

印度教把冈仁波齐看作大梵天神的住锡地，称之为“凯拉斯”，意为麦如（梵语为“须弥山”）的神秘肖像。大梵天神与配偶喜马拉雅之女在此地做着永恒的修行，日积月累修行，终得法力无边，成为可以摧毁一切邪恶和创造一切善良的大神。在印度，湿婆神庙（梵语为“凯拉斯塔”）的建筑结构酷似冈仁波齐。此外，印度教的许多寺庙都以冈仁波齐为原型建造。作为多种宗教汇聚点的冈底斯神山，成为众神之殿，吸引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人们带着情感、信仰和意念，带着对神山的迷恋和沉醉，不畏艰险地前来朝拜，这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产生强烈、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神山崇拜在藏族中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其中冈底斯神山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四壁对称、奇险、山顶终年积雪的雄浑形象和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宗教、历史意义上的整体记忆，成为藏族永远的情结。在以神话为前提来阐述其义理的苯教三界宇宙结构里，作为中心的冈底斯神山成为崇拜的对象，并形成了以苯教文化为主体内容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和文化共融的地域文化。这些宗教及其信仰者以不同的方式将冈底斯神山崇拜归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之中，从而使冈底斯神山崇拜作为周边民族和文化的整体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藏族将冈底斯山人格化为神灵，也表明了藏族面对自然界时因生存而敬畏，也因生存而抗争，同时又能和自然保持一种相对和谐关系的独特思



维与生存方式，把自身和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既充满矛盾又能构建和谐有机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这是藏族以苯教观念解释和对待世界的一种态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藏族形成了一个以冈底斯山为中心、以象雄苯教为核心内容、以朝拜和上山苦修为形式的强烈的冈底斯神山情结，在特定的氛围中人和神得到有效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系统

——关于藏族的山地民族学分析^①

一、山地民族学与山地民族

1992年李绍明先生将国外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山地民族学”引入国内，他借鉴《辞海》中对“山地”一词的界定——“地势相对高起，表面起伏很大的地区。由山岭与其间的谷地组合而成。是陆地地貌中分布最广的地貌类型”，将我国山地民族的特点总结为两点：一是主要分布于南方；二是山地民族和高原民族、内陆民族交叉重合。在此基础上，他梳理了以往我国对于山地民族的研究状况，以期将山地民族学建设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②到目前为止，虽然以“山地民族学”为题的文章还很少，但是以“山地民族”为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其中主要集中于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是对云南^③、四川^④、广西^⑤、

① 本文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② 李绍明，杨健吾：《我国山地民族学的现状及其前景》，《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第75-90页。

③ 杨逸平：《临沧地区少数民族山地文化的多元特点》，《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88-90页。

④ 陈勇，陈国阶，刘邵权，等：《川西南山地民族聚落生态研究——以米易县麦地村为例》，《山地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8-114页。

⑤ 曾志辉：《传教士、山地民族与山区教会——立于广西三个区域堂点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7-146页。